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十三回 醫親疾盡吐真情

詩曰：於溫而厲居元宰，醫到忘懷思悄然。一室張惶猶是假，試看仁孝女嬋娟。

話說鄺丞相走將出來，行到廳門背後，只見一人喘吁迎著，說道：相爺呀，嚇殺小的了。少刻去見孟大人時，須要留心防備。丞相抬頭一看，他是榮發。

丞相聞言大吃驚，花容慘淡問連聲。堂官榮發從頭說，今日真真唬殺人。侍講孟爺來相府，小的不曉出儀門。劈頭撞見慌忙躲，誰知道，竟入門來看小人。

啊唷相爺呀！那時小的急了，只得往書房低頭飛跑。

誰想方才躲得牢，一聲命下已呼邀。孟爺請入西書院，小的是，意急心慌復亂跑。稟上主人知此事，必須要，隨機應變在今朝。明堂鄺相聞聽說，一頓烏靴皺翠梢。

啊呀了不得！把爾這邇邊的奴才，就該重責。

無端出去有何為，撞見之時退不歸。既已這般應遠躲，怎生復又進書帷。三番睹面何難認，一定把，袖裡機關注眼窺。

呀，榮發，我若被人識破，管打你四十個大字號的黃荊。

鄺相其間笑又嗔，說了聲，這般無用又無能。未曾睹面先迴避，既相逢，就要裝成意不驚。似爾這般為了我，怎麼與，父兄同殿作公卿。明堂言訖微微笑，手正金貂往外行。堂後官兒分雁翅，一聲傳喚相爺臨。孟爺正在呆呆等，繞踱書房數十巡。望得眼穿人不見，只叫了，狠心妹子萬千聲。忽聞吆喝轟天響，踏地朝靴遠遠行。只見那，兩個官兒啟暖簾，風流丞相到門間。紫袍銀鼠垂雲袖，烏帽金貂映玉顏。閃入書堂威凜凜，立當絳帳正翩翩。分明認得同胞妹，看他那，容貌無疑竟一般。侍講此時悲又喜，上前只得就行參。

啊相國大人，晚生有禮。

明堂相見面含春，答禮回呼孟大人。有事在家無片暇，反勞久候不安寧。言完舉袖連連讓，賓主分開坐定身。一道香茶方獻過，少年元宰就先雲。

啊孟兄，今日有何見教，乞道其詳。

嘉齡見問應聲音，出位懇懇說謹參。自為日來家母病，去年纏繞到今年。發寒發熱難痊癒，用藥無靈總不安。請過郎中三四位，太醫院內也曾看。終朝氣色仍如是，症候毫無去一端。也不知，今歲家門逢厄運；也不知，都中沒有好醫官。晚生父子憂心極，斗膽而來叩府前。

相國大人呀！

久聞妙手習岐黃，扁鵲盧醫世少雙。太后逢而能即愈，同僚便處遇重康。晚生特奉家嚴命，叩請尊前降一光。台駕臨時凶變吉，福星到處禍成祥。大人若肯飛高手，家母的，病體和平德不忘。侍講說完容慘淡，感動了，少年相國鄺明堂。心痛切，意悚惶，外不形悲內自傷。

啊呀，這便如何是好？

原來老母病纏身，就是多應想麗君。去歲至今長久矣，多凶少吉怎調停。倘若是，萱堂一有差池處，我做了，名教之中大罪人。

咳！這便如何是好？倒難殺我了！

欲待今朝走一番，又恐怕，他們猜破巧機關。娘兒都在何難認，認了親時怎放還？如是立心回絕了，哪有個，女兒意不念椿萱？這椿事體心焦灼，好叫我，進又難來退又難。

呀，莫非父親見我懷疑，故將此言前來探試？

假稱母病遣兒來，看我聞知哀不哀。如若一生悽慘色，他就要，認親之事大安排。此番必有牢籠計，我今朝，不可疏防不主裁。

咳！爹爹呀，我雖然閨閣裙衩，現做著朝廷宰相。

這點機關猜不明，怎生決斷佐朝廷。但憑用盡詭軍計，我只是，還要遲遲不認親。丞相遲遲思到此，片時全不露愁形。眉蹙蹙，意沉沉，半欠身軀應一聲。

呀，原來太夫人欠安麼？倒有失問候了。

我亦無非碰偶然，一時機會治人安。若還當作真醫手，手段平常了等閒。今日反勞尊駕至，下官是，岐黃初學未為堪。明堂說罷微微笑，做一個，驕傲之人不帶歡。侍講嘉齡心詫異，倒只得，起身雙膝跪書軒。

啊呀相國大人呀，晚生跪求台駕了！

家母全憑一救將，福星相照必安康。若能愈得淹煎病，再造之恩不敢忘。鄺相見得忙答禮，躬身惟說我難當。既然必欲同行去，只得要，學做醫生走一場。侍講聞言心大喜，深深作禮謝明堂。少年元宰難推托，無奈傳言出外廂。

吩咐家人們外廂備轎。

一聲令下百人傳，伺候親隨列兩邊。丞相於時方款步，嘉齡隨出聽槐軒。心內悅，意中歡，躬立懇懇遞上前。等候明堂上了轎，自家飛上錦雕鞍。催寶馬，拂絲韁，讓過魚軒在後邊。丞相轎中眉急皺，今朝只好去看看。胞兄來意原非假，慈母多應實不安。但願此番醫得好，再使我，輔君治國兩三年。明堂當下心籌算，朱棍拖街轉了彎。吆喝一聲臨孟府，嘉齡飛馬叫門官。

呀，門官何在？快報相爺得知，鄺大人請到了。

門公聞說應聲高，扭轉頭來往內跑。侍講飛身忙下馬，家丁雙手按鞭梢。上前扶轎行三步，說道是，屈駕光臨罪莫逃。鄺相聞言稱不敢，下轎而入正金貂。方才步入儀門內，早看龍圖出外邀。面色帶黃悲與黃，慙慙一拱道根苗。

啊呀鄺大人，有屈尊駕了！失迎失迎。

少年元宰急當先，不作愁容作笑顏。欠欠身兒回一拱，說了聲，多承兄台恕遲延。於是遜入高廳內，賓主齊齊見禮全。孟相嘉齡安了坐，明堂故意皺眉端。

咳！老前輩呀，你又請了庸醫。

下官是恁好醫家，還要使，侍講先生迎到衙。只好今朝觀病症，斷不敢，輕輕便把藥方加。龍圖見說微含笑，鄺大人，爾是岐黃老作家。太后娘娘猶治好，外邊哪個不爭誇。寒荊染病淹煎極，也要求，妙手神方救救她。

咳！就是大人肯降寒門，也是我孟家之幸了。

家內原自病有根，為的是，一椿私願不能成。早寒晚熱擁疲體，要好除非稱了心。

啊大人，從來說得好，心病還將心藥醫，不知大人可有心藥治她麼？

孟相言完冷眼瞧，明堂不敢皺眉梢。心內想，意中焦，這句言詞道得刁。心病要將心藥治，分明叫我認幼勞。而今此事如何了，投入牢籠難脫逃。丞相此時方寸亂，故意地，春風一笑便相嘲。

這又奇了，尊夫人有何心病？莫非是老前輩近納如君麼？

龍圖見說暗疑猜，如此回言亦怪哉。看彼形容真相似，這光景，怎生當做女裙衩？聽言不但無驚態，還說我，近納如君取笑來。快把癡心丟去罷，莫惹這，少年刁獪小英才。孟公當下撚鬚笑，說道是，內裡原因想女孩。

咳，大人呀！

不幸當年遇佞臣，暗謀姻事請繡音。一封聖旨臨滇道，逼得我，小女全身出了門。她本精於文翰墨，逃時卻是改裝行。數年淒落無消息，內裡懷思種病根。廢寢忘食猶自可，朝寒暮熱怎生寧。因而斗膽來相請，求大人，賜劑靈藥救我荊。鄺相見言心內切，低頭假意歎連聲。

咳，原來如此。我聞得聖上降旨訪尋，不知可有些消息否？

龍圖見說氣長吁，真真俱稱不見伊。雲貴等處還未奏，看來多半信音虛。明堂鄺相雙眉皺，故意沉吟把話提。

啊老前輩，令愛是女扮男裝的，依我的愚見，倒要向男子訪察。下官曾見令坦書室中掛的真容，就是貴千金的小像了。啊呀，真正好容貌呀！

傾城傾國實堪誇，不知她，怎樣描成這樣佳。上面所題詩一首，末句是，肯教螺髻換烏紗。

老前輩呀，令愛的詩意是要學黃崇嘏了。老前輩如點了主考，竟在那門生內細細訪察，或者有些著落，也未可知。

有志從來事竟成，令千金，改裝人定乾功名。門生之內尋尋看，父女奇逢未見憑。鄺相言完伴笑起，悶壞了，龍圖學士孟嘉齡。正言之際香茶到，飲罷人來稟一聲。

啟相爺，內房整備了。

龍圖當即請明堂，一直相邀入內房。飛鳳躲於床背後，微睜星眼暗偷張。少年元宰耽愁思，登進朱門看細詳。只見床前排小案，錦書半部擺中央。金鉤不掛紅羅帳，左設檀香椅一張。寂寂不聞人息響，看了那，房中景況頗淒涼。於是只得低頭坐，早見春尖伸出床。皓腕瘦來冰骨現，香肌消瘦玉尖長。明堂目睹慈親手，強忍傷心淚數行。無可奈何相診脈，說了聲，血虛神短肺家傷。若然有甚憂思事，太夫人，須要尋歡放放腸。侍講嘉齡連應諾，不住地，察顏辨色看明堂。聰明相國心無主，只得般般作假裝。左手診完伸右手，暗地裡，十分著急與■惶。正然意亂心忙處，忽聽門官報一聲。

話說孟夫人有個堂嫂在京，其子現做刑部主事。鄺相正在診脈時，忽報韓老太太到來看望。那章飛鳳急了，只得從後軒穿將出去迎接。這邊鄺明堂起身迴避，龍圖父子陪到書房而來。就請坐下開方，以治病症。鄺相定了一個藥方，遞與龍圖道：此方可服二劑，今日是初一，若見效時，初三再來接我。如不相投，老前輩另請名醫便了。

言訖匆匆告別行，孟龍圖，狐疑不敢吐衷情。看來不是親生女，禮慙慙，只得當時送出門。鄺相於時登了轎，悠悠喝道就抬身。心始定，意方寧，又自悲來又自欣。劈破玉籠飛翠鳳，放開金鎖走蛟龍。轎中暗暗愁還笑，今日多虧韓太君。不是她來衝散了，怎能得，此時逃出此重門。慢言鄺相回衙事，且表龍圖在府情。

話說孟龍圖送出明堂回歸翰院，嘉齡跌足道：爹爹好沒主見，千難萬難求得他來，怎生又放他回去？龍圖說：他又不是你妹子，留著他作甚？嘉齡笑起來道：怎麼不是妹子？孩兒連榮蘭都看見了。便將所見之事細述一遍。孟相驚喜道：有這等事？難道他真是麗君麼？他不但顏色無驚，反取笑道：尊夫人有什麼心病？莫不是老前輩近納如君？孩兒，你想他還像個做女兒的不像？所以為父之心冷了，難怪今朝不認親。

細觀他，何曾象個女裙衩？既然見過榮蘭婢，待等伊，下次來時說個明。侍講含歡忙點首，便說道：初三再去請他臨。於時父子書房坐，共談論，不覺堪堪天色昏。韓太夫人回去了，一時間，內堂夜膳已皆呈。孟公便共嘉齡進，只見桌上早上燈。

話說孟公父子走入房中，只見夫人枕上沉吟，飛鳳床前陪伴。便問道：爾們適才看見鄺丞相麼？章氏應道：看見的。龍圖笑說：媳婦，爾道他像姑娘不像？飛鳳忽然驚悟道：啊喲像呀！就他的聲音也十分相似。孟公就把疑心之故一一言明，嘉齡也將撞見榮蘭的話從頭細說。

韓氏夫人臥在衾，一聞此事喜還驚。容慘慘，淚淋淋，繡枕推開坐起身。氣又急來聲又喘，一時間，含糊半晌不能雲。龍圖忙道消停著，孟太太，悲喜交加叫一聲。

啊喲謝天謝地阿，我那麗君兒有著落了！

爾等如何不早言，方才我竟未曾觀。既然她是親生女，為甚輕輕又放還？休阻滯，莫遲延，快遣家丁追上前。

喲！快快請她轉來，我這一夜忍不過了！

夫人言訖亂敲床，氣喘吁吁力更傷。愛女親兒呼不絕，目下痛淚落千行。龍圖急得難區處，侍講嘉齡也著忙。只得坐於羅帳畔，慙慙陪笑叫聲娘。權忍耐，勿彷徨，既得佳音喜非常。且自服完雙帖藥，初三去請鄺明堂。幾年尚已隨時過，似這等，兩日工夫不算長。

啊母親呀！到了初三那天，可依著孩兒主意行事。她若進了房門，母親竟裝一個病凶的模樣，掀開帳子扯就衣袍，認起親來。娘可叫她一聲，爾是我的女兒呀！遂假作昏於床上，那鄺明堂若真是妹子，豈無一點母女之情？

那時見母暈床間，就便是，鐵石心腸也痛酸。一變色間難掩飾，那時間，自然或得認高年。望娘再等初三日，少不得，花再開來月再圓。韓氏夫人連應諾，又悲又喜意如煎。於是就服明堂藥，未見高低且慢言。飛鳳聞知多喜悅，一家切切望初三。住表孟府相商事，且說奇才相國選。

話說鄺丞相回到府中，將一切始末述與梁氏素華知道，若非韓太太到門，險些被父兄認出。

夫人倒覺意驚忙，香汗微微透繡裳。連叫千金真造化，不然只好認爹娘。少年元宰猶還喜，加額而言謝上蒼。但願藥靈親病癒，免叫此事費商量。於時次日無須講，且表初三正曙光。

卻說初三日早，鄺丞相要進衙門，心內想道：不妙呀，今日必然又來接我，趁此朝端未決，宿於閣中罷。且躲過了這遭，以後再作區處。

鄺相心中主意成，平明打轎入衙門。前呼後擁滔滔去，榮發於中也帶行。這壁明堂臨內閣，那邊孟相遣人迎。夫人服藥還無效，略覺心寬一二分。到了初三多性急，相催速速命家丁。龍圖即命唐興往，梁府恭迎鄺大人。韓氏在床悲又喜，寧心耐性等親生。翻衾倒枕全無定，急得個，睡不多時又起身。打點臨時相見際，怎生裝暈與裝昏。龍圖父子愁還笑，也弄得，坐不安來立不寧。當下唐興承主命，飛騎快馬到梁門。真急緊，哪留停，加上三鞭早已行。未至相衙先下地，步行而到問司閤。口稱特奉家爺命，趨府來邀鄺大人。門上答言才進閣，老兄請坐且消停。如今政事多忙亂，天晚回來未可憑。孟宅管家無奈等，直坐到，西山日落又黃昏。梁衙人等相留點，又向那，茶館之中走一巡。回轉身來逢沈旺，飛騎而至亦相迎。

呀唐哥，你請的鄺丞相怎麼了？太夫人在家發怒了！

唐興急得更彷徨，一一從頭訴細詳。鄺相已經臨內閣，自然呆等到黃昏。夫人怎樣生嗔怒，莫非要，立等開方撮藥吞。沈旺見言還正是，相爺氣得也難當。既然進閣待歸了，說不得，與你明朝挨一場。言訖各臨茶館坐，癡癡相等鄺明堂。上燈時節還未轉，來了梁衙一紀綱。

呀二位老哥，還在這裡候麼？我們姑老爺是不回來的了，這時已是戌牌，多應歇在閣中了。

沈旺唐興聽此言，匆匆告別急忙還。飛騎竟返龍圖府，敲動雲牌報一番。孟相嘉齡齊不悅，夫人氣倒在床間。手心額角騰騰熱，這夜沉吟更欠安。到了次朝初四日，又差二個探情端。飯錢發下俱交付，看他們，不用回家守一天。沈旺唐興重奉命，又在那，梁衙左右等迴旋。

話說這兩個家人在梁府等候，誰知直到天曉，依舊不見鄺相回來。

無可如何又轉身，報知家內主人聞。龍圖學士驚呆了，手挺烏紗氣不平。暗叫一聲奇絕了，莫不是，癡兒故意避雙親。閣中政事雖然冗，也何須，兩日工夫宿內門。如若明朝還不返，我只好，自家人閣去相迎。夫人房內心煩悶，徹夜無眠到早晨。初五這天交巳刻，龍圖又命紀綱行。

話說一到初五這日，孟相把榮蘭的哥哥趙受叫到密室之中，對他說了那些緣故，著他去候接鄺相。趙受聽見自己的妹子也有了著落，真正萬千之喜，就辭了主人到梁府而來。問了問，鄺大人還沒有出閣。遂向眾司閫道：小弟有個堂弟在此裡跟隨鄺相爺的，望乞知會一聲，要與他講話。眾人道：可是趙二爺麼？他跟隨進閣去了。

趙受於時沒主張，也只得，一同眾等坐門房。不說孟府著人等，且講那，鄺相連朝閣內詳。辦法事情安社稷，陶融景化奉君王。一人人，該升該降存公道，一件件，當奏當陳動本章。委決英明真治世，調和定妥果安邦。九重天子龍心悅，每對朝官大贊揚。知道明堂居內閣，還要差，宮官走馬送羹湯。王封御酒時時賜，內裝佳餚色色鮮。自己一餐何所食，就想起，風流相國鄺明堂。

卻說元天子喜愛鄺相國的才貌，每欲朝夕相親。聞他宿於閣中，常遣綠衣們馳送飲食。

時當初四夜黃昏，宮漏悠悠下一聲。元帝私行來內閣，身穿便服似書生。兩名小監前邊走，引道雙挑寶絹燈。露冷紫微棲鳥靜，花園青瑣晚風輕。靴聲慢道瑤階響，燭影高搖貝闕明。步至閣門抬首看，珍珠簾內亮盈盈。雙枝寶炬東西照，端坐風流相國臣。緩帶輕裘生雅態，手提著，兔毫一管判朝情。君王款款掀簾入，內侍當先兩下分。鄺相坐中抬眼視，分明認得聖明君。推開交椅忙垂袖，無懼無驚伏地迎。元主欣然相挽起，叫聲忠正鄺先生。朕因清夜宮中坐，念及賢卿到閣門。此刻原來還未寢，為王家，安邦定國受辛勤。言完竟入明堂坐，看了看，決斷之情贊幾聲。就叫內官排了椅，說道是，寡人共爾一談心。年少元宰旁邊坐，便與君王燭下雲。高談世俗真堪敬，雅論超群實可欽。句句盡皆安社稷，言言都是定乾坤。成宗天子龍心悅，拱手惟言謝愛卿。談過一番重剪燭，設棋對奕賭輸贏。君臣雙擺金交椅，直下到，三響銅簽朱雀門。元帝深憐年少相，十分留戀不抬身。宮官奏請回鑾駕，方始飄然入禁門。引道紅燈相照遠，明堂送出轉身行。歸於閣內消停坐，暗暗沉吟暗暗評。不意翠華來此處，共談直至二三更。君臣會合雖然好，怎奈我，玉潔冰清是女身。如若齊齊來敘話，鄺明堂，豈宜親近少年君。次朝當即還家去，況且是，初六金鑾點試臣。主考若然欽命我，須將應用善調停。明堂出閣回衙罷，說不得，難避胞兄與父親。鄺相於時心忖度，一臨初五就抽身。朝端料理多定當，分發才完過午辰。隨即閣前登了轎，悠悠喝道出王城。這邊趙受專心等，東望西觀只候臨。酒鋪之中餐了飯，已見紅日要西沉。才坐坐，又行行，左不安，右不寧。正在萬分無奈處，忽然頂馬一騎臨。

話說那匹馬跑來迎著的，就是鄺相爺親隨榮發。

手中搖著一鞭梢，凜凜威風坐得高。頭戴烏紗雙展翹，腳登朱鍔半分袍。真顯耀，乘雄驍，斜帶絲韁就地跑。榮發眼尖觀得快，早知趙受是同胞。

話說榮發跑進府門，已看了親兄趙受，暗叫一聲：不好，我哥哥來了，且跑進衙中去罷，料相爺也不責備的。這榮發拿定主意，做一個會騎馬的勢子，把身子伏了一伏，加了一鞭，一聲響早闖進了大門了。

趙受旁觀反吃驚，方才一閃已無形。正然欲問人已進，已見魚軒後面臨。但見那，悠悠喝道近門牆，擁護家丁列幾門。朱棍拖來聲款款，京鑼破道韻。顯露出，迴避行牌已將過，抬到一乘紅轎，真正是，掌朝丞相鄺明堂。魚軒簾皆高卷，凜凜威風動八方。趙受見時心懼怯，又加歡喜又加慌。低頭垂手西邊立，直等那，大轎初停跪在旁。

話說趙受跪在轎前道：請大人安，小的龍圖府家人叩頭。奉家爺之命，特請大人過去。鄺丞相一見，只得跨下轎來道：起來，起來，尊府太夫人好些了麼？趙受打個單膝兒道：多謝大人。

自從服藥甚相安，前日的，二劑煎方盡吃完。丞相家爺多感激，初三來請大人觀。不期已進衙中去，至晚魚軒尚未旋。昨者又差兩僕候，一天相等沒曾還。小的今日來恭請，求大人，政事完時看一看。鄺相聽時心不忍，躊躇假意跌靴尖。

咳！了不得了，倒要你們等候了這幾天。

閣內偏偏有事情，連宵歇宿在衙門。你丞相，朝前告了三旬假，梁大人，感冒風寒又欠寧。委決百端多是我，因而無暇作閒身。今明既轉當來看，且待我，吃了免饑一膳行。趙受應聲稱曉得，明堂鄺相入儀門。

話說鄺丞相走入內來，先見了岳父岳母，又到花園中，請安了康老夫妻，然後回入弄簫庭內。

夫人起笑融融，問道因何宿閣中。鄺相答言因有事，為官哪得不匆匆。快傳廚下人知道，取膳前來充一充。梁氏素華忙下命，明堂隨即坐房中。玉山斜靠金交椅，悶悶無言皺翠峰。只見元郎來作揖，雙腮含笑叫聲兄。

卻說其時元郎已經上學，是鄺相爺親自選擇了一位飽學先生。當下放了學，走進來作揖哥嫂。

胸前斜抱小書包，深揖哥哥彎著腰。鄺相欣然忙扯住，問了些，詩經解語二三條。元郎頗是聰明性，對應如流講得高。相國明堂心內喜，連聲喝采小兒曹。

啊唷好好！但願你也似哥哥，做一個少年宰相。

言訖欣然面帶春，回頭含笑叫夫人。可將盒內攜來物，付與元郎幼弟吞。梁氏素華忙取過，描金盤內擺紛紛。俱是御賜明堂物，果餅鮮乾樣樣新。猶恐元郎拿不起，丫鬟幫送到圍廳。於時廚子排齊膳，娘婦丫鬟向上呈。丞相於時方用飯，一邊籌算一邊吞。須臾用畢收開去，走入香閣繡閣門。對鏡正冠窗下立，回身悄悄叫夫人。

啊夫人，適才龍圖府又來請，我只得要去走一遭。但是看父的光景，已看破機關的了。我這一番去，必不肯脫放回來。夫人可見我轉身之後，隨即令家人來說：奉梁太老爺所差，請老爺早些回府，明日主上要點主考，一切應用等項，也須預先整備收拾。如若點著了，免得當下匆忙。一面差人到來，一面你自己整備便了，不可遲誤。

梁氏夫人應一聲，鄺明堂，重重執手又叮嚀。飲茶一盞離香閣，就在儀門上轎行。心內愁思如絮亂，眉頭怨色似山顰。難決斷，費調停，只是猶疑費認親。趙受其時真喜悅，飛鞭打動馬騰騰。須臾到了龍圖府，門上官兒急報聞。雲板三敲傳入內，喜壞了，龍圖學士與嘉齡。夫人正在愁煩處，一聽其言坐起身。

啊唷好了，妾身有命了！

你們父子快些邀，就請明堂進內寮。從此再休相放處，可憐我，專專直等到今朝。嘉齡欠體連聲應，娘須把，前日之言記個牢。鄺相若來臨榻畔，母親須，掀開帳子扯她袍。夫人悲喜稱知道，父子齊齊出外邀。

話說這一邊孟夫人坐在床中，章飛鳳閃於帳後，預先把些丫鬟僕婦俱皆屏退出房，整備著要認鄺相。那一邊孟龍圖父子，喜孜孜迎出大廳。

明堂相國下魚軒，跨進儀門正正冠。那其間，萬慮俱捐床內臥，千愁怎敢上眉尖。抬頭看見相迎出，免不得，一拱當先啟口言。

啊呀！老前輩、侍講先生，有勞久等了。